

随笔

城市中的“拍鸟”一族

顾桐文/摄



住在汾河边上，退休后缘水而行，挎只相机以拍鸟为乐。晨昏不舍，追逐羽翅，整整十年下来，倒浪得一个“鸟叔”之名。

“鸟人”一词，过去有多解，如尝试飞翔的人、长相可爱的人。这些都是就具体的形貌而言，或是做一对人工翅膀从高处往下飞，或是做小鸟依人的样子惹人爱怜。但非形象的，主要还是古典文学语境中沉淀下的一个骂词，即对人的蔑称、小瞧和不恭。《水浒传》一书中这个词多见，流传至今，沉为贬义。而现在，却有了很大范围上的褒义，是指酷爱鸟禽摄影的人。在这个圈子里，大家也互称，不以为忤，乐得“鸟人”之名。

鸟禽摄影属自然摄影门类。过去，并不普遍，是小众们的业项，为专业人士（地理知识或科学考察）们所拥有。现在大众化了。这里除时代进步、科技发达，所带来的高端摄影器材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因素外，在城市里，也不能不是藉生态建设之功，而引动的一种文化生活的拓展和休闲生活的开辟。

太原这座城市，早先是能源重化工主导，产业畸重，造成生态破坏。加之又属北方内陆，鸟禽并不丰富。在我记忆中，汾河四季干涸为多，缺少生气，没有灵性。新世纪后，城市在宜居思想主导下，发生蜕变。尤其是近十余年来，东西两山植绿，南北一汾引碧，城市生态面貌可谓发生了脱胎换骨的改变。正是这一机缘，太原的鸟禽摄影开始兴起，从而带来“鸟人”队伍的迅速发展。记得去年冬月初，一羽极为罕见的名为大鸨的猛禽，居然能飞至城市中地带的迎泽公园，俯下湖面，捕食锦鲤，一时蔚为奇观，引得成百上千的游人“鸟人”前来观看和拍摄。那天，我也在场，湖岸边长枪短炮（镜头）林立，大鸨空中飞至，展翼水上，快门启动一时如雨，人们欢声四起。这可说是城市生态建设卓而有观最为生动的写照了。

鸟禽的丰富与活跃，是环境不断向好的映射，而城市“鸟人”只是这一过程中的观察媒介。承前文，应该说，我还不是地道的“鸟人”。在这个圈子里，要获得这一“名号”，至少要具备四个条件，一是器材，要有速率很快的相机和长焦镜头；二是行头，也包括形象，要穿马甲、披迷彩，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；三是佳片，就是要有骄人的鸟禽摄影作品；四是情怀，这一条最为重要，是指要有爱鸟的情怀。“鸟人”们的快乐由鸟生发，拍鸟只是过程，爱鸟才是根本。

秋冬之季，河流凝碧，天空朗彻。这是太原“鸟人”最感愉快的时候。大量的候鸟渐次飞临太原，尤其是城市北边湿地，水草丰茂，年年盛景此时，百余白鹭岸边水上，联羽翻飞，美不胜收。“鸟人”们聚集此地，以镜头拾取羽翅，这不啻是向一座城市生态文明的光影致敬。

窑洞时代的谭坪塬，室内布局一般都以灶锅为中心，差不多家家如此。塬上人说的灶锅，翻成普通话就是灶台。进深三丈的窑洞，灶锅差不多在丈五处。单人床大小的台面，左右两个灶口并列，靠墙处可以支一个小的碗柜，当地人称“板架”。小时候每到除夕，灶锅台上除了柿饼麻花粽子之类，我的鞭炮、起火、二踢脚必占一席之地，这里暖和，鞭炮去了潮气才能炸得更响。

灶锅背后留一小块空地，名叫“燎厂”，顾名思义，堆放烧柴的地方。“燎厂”旁边是水缸和厨案，案板有四根木桩支撑的，也有专门砌一个方形台子来放置的。灶锅、燎厂、厨案、水缸，组成了庄户人家的“餐厨集成”，并作为核心板块辐射室内各处。塬上习俗，生客上门或是逢年过节都要搭油锅，最先炸出的糕饼，总是恭恭敬敬奉于先人。除此之外，这个板块并无其他讲究，装粮食的缸囤，盛面粉的瓦瓮，就地堆放的红薯土豆，一切随意。转头向外，灶锅前缘是一道低矮的“埝墙”，埝墙连着土炕，土炕连着窗户台。灶锅与土炕本就是一体，上面虽然隔着埝墙，下面却有炕洞相通，做饭的炊火同时也是供暖的热源，窑洞虽土气，其绝妙如此。土炕的长度以篾席的数量来论，一般是三页席，也有三页半或四页席的炕，视窑洞进深而定。侧边，也就是灶锅和土炕的对面，各种家具沿窑壁一线排列。窑洞是圆拱形，所以家具的个头不宜过高，板柜、扣箱、条桌之类。左右对峙的家具和炕灶，中间夹出一条通道，通道尽头是与窗户连为一体的门扇。门窗的上方，一般还会有一个小窗，名字很形象——脑窗。有的人家还会在门槛的接地处开一个小洞，虽不是窗，但名字叫窗——猫窗。猫窗的设计，可谓兼具匠

心和仁义，功能无需赘言，望文生义即可。因为门窗的存在，外面的风雨和喧嚣器被婉言拒止，唯阳光和主人可以通行。日出日落，门里门外，庄户人家的日子打开合上，合上又打开，一天，一年，一辈子。

北方的土窑洞和南方的吊脚楼，应该是华夏建筑文明的两个源头，作为穴居岩栖的“升级版”，他们不约而同地保存着远古时代的遗风。而乡土中国的文化密码，也许就深藏在黄土高原的窑洞中，果真如此的话，破译密码的锁钥只能是窑洞里的灶锅。一门之内的小天地里，灶锅是餐厨板块的核心，就现实功能而言，在“足食、足兵、使民信之”的社会理念之下，灶锅无可比拟的重要性非常合理地解释了它在窑洞中的中心地位。就符号意义而言，它背靠逝者，同时也温暖着老婆孩子热炕头。通道尽头是门外的世界，那里有三十亩地一头牛，有清早打鸣的、白天下蛋的、晚上护院的，还有信仰世界里的四方神祉，这些看似相互离散的场域，经由灶锅和炊烟的整合，形成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体统，这个体统既是功能性的，也深含着符号的象征意义。

所谓灶锅，则不仅是灶锅。女人叹息自己的命运，或旁人感叹女人的命运，总会说一辈子围着灶锅转。所以说灶锅不仅是灶锅，燎厂里要有柴，水缸里要有水，囤里要有粮，女人的灶锅才转动一年四季的日头，转动出全家老小的光景。

谭坪塬上方言，运气不好不说倒霉，而是“倒灶”，责备不正干、不成器的子弟，也是咬牙切齿一句“倒灶鬼”。人生天地间，灶锅是底线，就这一句，相当文化。过去总说文化下乡，其实文化进城的事情也应认真考虑。

乡恋

天地一灶锅

乔傲龙

回味

闻歌寻踪

介子平



顾桐文 摄

路过一家叫作“荒木”的画框店，一时想不起这个名字在哪出现过。瞌睡假寐中，忽就想了起来，原来是日本歌曲《四季歌》的词曲作者。荒木在一次滑雪中受伤住院，感激护士们精心照料，谱就这首歌送给天使们，此即《四季歌》的由来。

《四季歌》的叙事手法并不新鲜，周璇的《四季歌》，是电影《马路天使》的插曲。另外尚有一首读书《四季歌》，不知从何而来，“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。秋有蚊虫冬有雪，收拾书包好过年”，具有读书人充满玄机的自我修辞术，

看上去远声色，去奢靡，却是快乐无条件，同样轻松惬意。荒木《四季歌》的歌词造语天然，取意绵永，便属上佳状态者。“喜爱春天的人儿是，心地纯洁的人，像紫罗兰的花儿一样，是我的友人……喜爱冬天的人儿是，胸怀宽广的人，像融化冰雪的大地一样，是我的母亲。”歌词自在平易，曲调自适平和，说的是眼前的风景，以及风景里的亲人，在当时的确让人耳目一新。然歌词尤在，听歌的人已然老去。往而不可追者，年也；去而不可得见者，亲也。

草木与人生关系甚重，人生的四季，配之以草木，贴切不过。年轻的自己对四季更迭，尚不敏感，待到身边的人来来去去，周遭的事起起伏伏，不由得关注起了窗外的物候变化。春雨如恩诏，夏雨如教书，秋雨如挽歌，秋风萧瑟天气凉，草木摇落露为霜。本想无名无姓，快乐一生，根本做不到。

有记忆的人走了，此情可待成追忆，无记忆的人又来了，并由此赋予记忆。文化的乡愁，循环往复。当一个时代成为一首流逝的老歌，那个年代里的歌，春归梦不归，有兴趣翻唱者越来越少。隐隐笙歌处处随，闻歌寻踪，必能望及一个独听而无友的老者，满面沧桑，若有所失。意不称物，文不迫意，就这样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。

历史

“我们的惊讶之一是，这个文化遗址中的人已经以箭头、矛头等形式来利用赤铁矿。将这些石器当成整体来看，石英与石英岩的使用最为普遍，其次是绿岩、石灰岩、砂岩与燧石。在较低的地层中，燧石器相对稀少。我们希望，在发掘结束后，能将一些石头材料的来处予以定位。”

在这封信中，李济还谈到其他发现——“存量也相当丰富的动物骨骼”“一具未发育的年轻人的骨骼”等。“你或许会感到惊讶，为什么我没就此遗址的性质说些什么？理由是我还没准备好。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：这是从石器时期留下的遗址”。“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的工作进展得相当缓慢；

我们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，因为我们要确定我们移开的每一寸泥土。从目前的工作状况来看，我可以肯定那已经是个成功。但我们决不因此自满。这个遗址相当大，而我们揭露的部分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。若仅基于这小地方的成果，我们便推断这遗址的性质，这将会是灾难性的。但我们不希望很急躁地探索整个遗址。我的信念是，若这一块区域能被充分地探索，其他部分会自然地展开。总之，这是个非常丰富的遗址，从中做出个大家故事是相当诱人的——但我认为不去做这件事是比较科学的”。

11月19日，毕士博从北京回信给李济，告知李济的工作结束后，可以写信或拍电报给太原

作家出版社

25

苏华 著



《大夏禹都》

英国浸礼教会博爱医院的达特先生，然后报他的名字，达特就可以派汽车到夏县去接李济到太原。但是，要提前两周给达特写信，以便让他有个准备。最后，毕士博再次勉励李济：“务必跟我保持紧密的联络……目前看来，我们有绝佳的机会，可在今年冬天秀出个明确的成果。”

山西经济出版社

90

王宏伟 编著



《旋律中的红色记忆》节选

这首歌曲越唱越红，随之编导了各种版本的儿童舞蹈，后来又被改编成手风琴、木琴独奏曲等多种样式和体裁的乐曲。1981年被辑入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的《抒情歌曲集》。这首儿歌经反复传唱、加工，成为歌颂性抒情歌曲的标志性作品，进入代表毛泽东时代精神的经典作品行列。

1979年1月，邓小平访问美国。在华盛顿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，美国总统卡特安排了一场文艺演出，最后压轴节目是由200名美国儿童用中文合唱的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美国总统里根访华前，美国艺术团在北京演出的第一个合唱节目，同样也是这首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。

在讲究实用的美国人看来，这首歌曲欢快活泼、易唱易记，无疑是学唱中文歌曲的首选曲目。更有纪念意义的是，在中国人面前由美国儿童演绎《我爱北京天安门》，歌颂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，既能营造亲切友好的氛围，又会赢得全体中国人民的好感。此后的一段时期内，这首歌曲成为外国元首

来华招待演出的保留曲目。中国艺术团出国演出往往也会表演这一曲目，很多亚非拉国家的小朋友都会演唱。

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”歌词作者是上海市常德路第二小学五年级学生，12岁的金果临。曲作者是上海第六玻璃厂年仅19岁的徒工，也是金果临的姐姐金月琴。1977年，金月琴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，毕业后任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音乐编辑。据1999年的报道，金月琴已创作有各类抒情歌曲200多首，其中一些作品获得全国音乐比赛奖项。金果临则完全走上了一条与音乐毫不相干的人生之路，他先是进农场打工，后又入工厂工作。

文艺